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九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疏】注不書至告廟　正義曰定八年傳云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注云叛不書略家臣則此亦爲略家臣故不告廟也以不告告廟故史不得書二注互相備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弒其君靈王無道而弒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弒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

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

疏注比去至赴之　正義曰傳稱依陳蔡人以國許復其國而藉其力故書爲歸言是陳蔡納之釋例曰雖親有稱國之彊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是其義也計靈王無道於國其弒不應稱臣又比爲觀從所逼迫脅而立非是弒君首謀而反書比弒君者比歸而王死故書比弒其君比雖被脅而立靈王爲比而死雖非比弒猶以弒君之罪加比哀六年注云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釋例曰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其意以爲弒君之惡惡之大者雖則本無其心君實由之而死若舍而不責則下無所忌故書其名成其罪所以示來世勵後人爲教之遠防也靈王見弒實猶無道但欲見比罪故稱臣名非言靈王爲有道猶如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釋例曰傳言靈公不君

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弑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彼爲章盾之罪稱臣名此亦爲章比之罪稱臣名非言靈王不合弑稱君也又傳稱五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則靈王死在五月其死又不在乾谿而經書四月比弑其君虔于乾谿者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爲王必死矣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弑君赴也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云云同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注比雖爲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

疏注比雖至棄疾　正義曰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稱君亦與成君同義也傳

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為斷也衛州吁齊無知皆弒君自立其死稱人以殺此比亦弒君而立不稱人以殺而云棄疾殺者棄疾利比之位而殺之其意不得為討賊不稱人所以罪棄疾也釋例云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言不稱弒其君又言罪棄疾之意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服故

公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疏注魯不至不諱正義曰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曰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

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彼公不與盟諱而不書此書之者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諱國之惡故不書其盟此時公無罪非是國惡故書而不諱襄三十一年傳曰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此年傳云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注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是言晉受讒言公無罪非國惡故不諱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

疏

注陳蔡至曰歸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其意言諸侯不得專封不與楚封陳蔡之君自有國而歸之然以是故稱爵言歸若言各自有爵非由楚也杜以傳言平王封陳蔡又二君之歸無言禮

也則與滅繼絕是為得禮雖有不與受封之事也二者皆是舊國立君紹其先祀纂其封爵爵是先世之爵非楚今始立之故言陳蔡皆受封于楚已立為侯故稱爵以歸國非入國始為君也禮諸侯不生名二下皆書名者稱爵以其受封于楚書名以其未成為君稱名稱爵兩見之也諸侯納之曰歸成十八年傳例

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

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疏注州來至曰滅 正義曰州來楚邑不繫楚者大都以名通者例皆不繫國用大師焉曰滅襄十三年傳例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命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

夫曰非也匽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著匽夫之謀終言其效

疏非也　正義曰非三代服叛之道也　民疾至聚也　正義曰季氏既執費人人皆憎疾季氏而叛之爲南氏之積聚也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

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昭四年王奪鬬韋龜中犨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

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己徇於蔡（己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晳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己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所在）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

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皙依

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

子皙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

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蓬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

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欲築壘壁以示

後人爲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

而已乃藩爲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

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

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弑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子旗蔓成然

楚子至而行　正義曰易稱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至於滅

身也　申之至戮焉　正義曰王肅云越大夫常壽過也
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者以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
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言將殺之然亦不
殺還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　故蓋至成然　正義曰言
族者以掩既被殺唯有族存故言族也韋龜成然皆被奪
邑所以不數韋龜而獨數成然者以是時韋龜已死故不
言之上言奪邑者積王之惡見成然怨恨之深猶父子被
奪故也　圍固至居之　正義曰圍固城城之固者克息
舟息舟即是其一也以圍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　注
故蔡大夫聲子之子　正義曰言故蔡大夫者此時蔡滅
見爲楚縣吳今在蔡其父先爲蔡國大夫故云故蔡大夫
聲子之子也　強與之盟　正義曰二子問非蔡公之命
欲深故觀從強與之盟遂入襲蔡　依陳蔡人以國　正
義曰二子更無兵衆唯依倚陳蔡人耳以國者許爲復其
國以此招慰之　蔡公至而已　正義曰蔡公知之知陳
蔡人之情也蔡公楚之公子猶尚吝惜本國恥有報讎之

名築臺以示後世故請遊而已　正僕人　正義曰大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　注棘里名闈門也　正義曰吳語云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孔晁曰棘楚邑闈門也案襄二十六年傳言吳伐楚克棘四年傳言吳伐楚入棘以棘爲邑或是也　注癸亥至月誤　正義曰此癸亥之日實在乙卯丙辰之後傳先言之者因申亥求王遂言王縊是傳終言之也既以五月統癸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令蒙此五月之文也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以爲杜非今知不然者以其生失靈王不知死在五月遂以四月始禍言靈王之死是其錯誤之事於文似異義實一也

劉以爲二注文異而規杜氏非也　注不成至之敖　正義曰郟敖與此訾敖皆不成君無號謚也元年傳云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此云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並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宵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爲敖不知敖是何義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吴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吴師于豫章吴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楚師還自徐　正義曰上云師及訾梁而潰此又云楚師還自徐者上所云者是乾谿授師此謂蕩侯等五子伐徐師故杜云前年圍徐之師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召觀從

王曰唯爾所欲（勸從敘子干殺棄疾棄疾令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九年所遷邑　正義曰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九年傳云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今復遷邑則許還復葉方城外與城父人各復其本　臣過至致也　正義曰言臣罪過漏失君命遺忘之未之致與也　子毋勤　正義曰言子毋以見使為勤勞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幾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冢大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厭己璧紐以示審識鬭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允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也

疏 尚得天下 正義曰謂得爲天子 注羣望星辰山川 正義曰

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孔晁云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山川而已又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是諸侯得祭分野之星知此羣望是星辰山川也於十二次鶉尾爲楚當祀翼軫之星及其國內山川哀六年傳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其山蓋荆山衡山之類　偏以璧　正義曰謂以一璧偏見諸神若神各一璧其璧乃多明無不當其上　注巴姬共王妾　正義曰知者襄十二年傳云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彼秦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

(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閑)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遊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為羇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羇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

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

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已矣（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没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

齊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二十九年守志彌

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

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

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

奥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

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〇疏亡無愛徵驗也　正義曰子干之亡楚人無愛念之徵　先神命之　正義曰楚國既封即有三望

三望起於先代故曰先神　其貴至棄矣　正義曰亡無

也其貴位則無矣其寵愛之者又棄矣然則父死棄疾寵

亦棄獨言子干者以子干母賤唯恃父寵寵又棄矣則無

恃託故專屬子干　注國氏高氏　正義曰僖十二年傳

管仲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也 注姚鼐至所賢
正義曰上言五人直舉其數下說四士獨據有賢也五人
內不數賢佐者佐以公族從文公不在五人之數也蓋叔
向言之意所將爲賢即言之 國有奧主 正義曰室內
西南隅謂之奧奧是內之義
奧主國內之主故謂棄疾也 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
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爲取郠故取郠在十年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
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辭不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

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請止之　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

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

也役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

退而禁之禁芻蕘者疏水道不可　正義曰吳地水行故謂水道不可謂水路不通吳

子既辭晉侯乃還向平丘之會　幄幕九張　正義曰周

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

旁曰帷在上曰幕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

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凡

四物者以綬連繫焉然則幕與幄異幕大而幄小幄在幕

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芻蕘　正義曰周禮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說文

云蕘薪也從艸然則芻者飼牛馬之草也蕘者共燃火之

草也為此役正義曰言叔鮒為此淫芻蕘之事也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

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閒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

(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

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

矣請君綏勤（託謙辭以絶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在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閒其

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

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

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裹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爲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蠭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

疏注董督至多也　正義曰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又云庸勞勞亦功也詩之有辭則前敵易克故功多也

天子之老　正義曰上注云獻公王卿士此注云天子大夫稱老老者是大夫公卿之摠名詩云方叔元老毛傳云方叔卿士命而爲將是卿士稱老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彼謂三公也如彼文則三公乃得稱天子之老卿亦得稱老者彼說三公之事言三公之自稱耳不言卿之自稱不得同三公也曲禮又云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曰寡君之老諸侯之使尚得稱老明知天子之卿得稱天子

之老也　元戎至啓行　正義曰詩小雅六月之篇也元
大也大戎戎車之大在軍前者也啓開行道常訓耳　叔
向至命矣　正義曰叔向此言論聘朝會盟四事意在言
盟幷說會朝聘爲次序耳國家之所以敗也有交好之事
而無貢賦之業交好之事不得常矣有貢賦之常而無上
下之禮事雖有常則不次序矣有上下之禮而無可畏之
威雖有次序則不共敬矣有可畏之威而不昭告神明雖
爲共敬則不明著矣信義不明棄共敬也承事不共敬棄
次序也班位不序棄常度也將命不常棄事宜也事既棄
矣則百事不終國家所由傾覆只爲此也聖人知其不可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每歲令大夫一聘天子以志識貢
賦之業間一歲諸侯親自入朝以講習上下之禮天子於
諸侯再朝而一大會以示可畏之威再會而一爲盟誓以
顯諸侯之昭明者也志識貢賦之業在於交好故使聘也
講習上下之禮在於等差故使朝也示可畏之威在於衆
衆故爲會也昭明德之信在於告神故爲盟也自古以來

遵行此法未之有失也國家存亡之道恒由是與爲之則存廢之則亡存亡起於此也今晉以先王之禮主諸侯之盟懼諸侯之事有不治理者奉承齊盟所用之犧牲以來至此而布諸齊君求終竟盟約之事也君言曰今余必廢之何齊盟之有必如此語唯君自圖謀之寡君聞君之命矣言晉知齊必背盟即欲與之戰　注業貢賦之業　正義曰下句覆述此事云歲聘以志業每年聘者所以共貢賦耳知此業者是貢賦之業也下又云志業於好說聘事而謂之好則好謂交好諸侯天子雖尊卑不同亦是交好然則有事者謂有交好之事也不經者經訓常也謂交好不常也或聘不以時或貢賦不充是不常也　注威須至義著　正義曰昭亦明也昭爲昭告神祇明謂信義明著言會雖示威威猶未著必須盟告神明以要束其心而後天子信義始得明著於天下矣　注信義至不成　正義曰杜以信義不明威無可畏則是棄威也不畏威則禮不行是棄禮也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故百事所以不成

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既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今知劉義非者杜以不明棄共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共棄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共爲表裏非是違傳劉不解杜意妄爲規過謬矣

注志識至職業　正義曰志是記識故爲識也歲歲使於天子所以獻其貢賦令諸國各自記其職貢是脩其職業也

注三年至之序　正義曰聘朝者據聘爲言也既云歲聘因從聘歲爲始更閒一年乃朝故知閒朝是三年而一朝也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與下注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皆莊二十三年傳文也

注十二至之下　正義曰顯昭明三字皆爲明也十二年而爲一盟者大明黜陟之法諸侯之有明德者表顯升進之於此盟以光顯諸侯有昭明之德者告誓神明所以昭明王之信

義以示黜陟必有信也計此十二年間凡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方嶽之下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嶽閒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為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寧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不信蓋周公成王之時即自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一見唯言貢物何必見者即是親朝各計道路短長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為朝未有明據大行人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尚

書六年一朝尚書何以達禮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玄以爲時見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見鄭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之意耳非有明文可據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此再朝而會未必即如鄭說時見爲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大行人歲一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也今此上聘朝會雖以爲諸侯於天子之禮然諸侯相朝亦當然也故云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雖天子於諸侯之禮然王官之伯及霸主亦得與諸侯爲盟故晉爲盟主以此告齊令齊受盟也必知此朝聘文兼諸侯者以釋例引明王之制八聘四朝云文襄之制因而簡之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以諸侯爲文明歲聘間朝兼諸侯相朝也知盟年朝會俱行者以傳云再朝而會云云故知盟年朝會不廢也又云歲聘以志業不言再聘以行朝故知朝年不行聘禮但以朝聘君臣不等盟會敵禮相當故朝年不行聘

盟年得有郳會知有盟者傳云同盟至故也　小國言之

正義曰申上不用尋盟之意也其意是小國言之可不可則大國制之也大國謂其須盟言已不敢違也　注建立至游也　正義曰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然則旐謂旂身旆謂旂尾旆綴於旐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旆當纏繼於干頭蓋如禮記所云德車結旌也釋天又云練旒九周禮所謂九游七游游即是旆故云旆游也然郭氏既云旆繼於旐今之燕尾即旆是旐末然天子十有二游幷屬於一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如今之旗是也其軍前之旆如郭璞之說　注軍將至恐之　正義曰本作旆者爲舒而曳之以爲容飾結之爲非常曳之爲得常復旆之者曳之爲復常也軍決戰則舒旆晉人舒旆以其將戰故曳旆以恐之諸侯見其曳旆而皆畏之　注自昭至伐莒　正義曰三年傳穆子云昔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又無相伐之事是昭公即位邾魯同好也不朝夕伐莒者

案元年十年再伐莒耳是不朝夕伐也　注僨仆也　正義曰前覆曰仆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雖瘠者謂僨以晉爲無德輕之故以瘦牛自喻　注承貢賦之次　正義曰承者奉上之語後承前下承上故以承爲次爭貢賦之次言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故言爭承也鄭衆云爭所當奉承貢賦之輕重　注公侯至者多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公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注云食者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上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是上公優饒其半以爲荒萊之地侯伯優饒其三分之二子男優饒其四分之三是大國優饒少而出貢多小國優饒多而出貢少假令大國小國其地美惡一種則地多者貢多地少者貢少故杜云公侯地廣所貢者多是也　注甸服至貢者　正義曰禹貢云五百里甸服孔安國云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

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王制云千里之内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是何服謂天子畿内也畿内於京師路近令其共王職貢故貢重也言卑而貢重者畿内有公卿大夫之采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列位卑於畿外公侯伯子男也周禮小司徒鄭注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也畿外之國則卑者貢輕尊者貢重　注言鄭至之貢　正義曰鄭伯男也舊有多說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子產爭國小貢重輒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者豈貢得輕乎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何時武公既遷東鄭并十邑爲國不得食子男

之地若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當貢重子産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晉之朝士焉肯受昃而自日中以爭至于昏乎原此諸說悉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已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也今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地有五等命有三等伯居五等之中與侯同受七命據地小大分爲二等則侯同於公伯同子男僖九年札喪之例云公侯曰子言不及伯是不得同於侯也僖二十九年大夫會國君之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子産自言其君爵卑下引子男爲例故云鄭伯男也

行理至不至　正義曰言晉匪使人來責貢賦之命無月不至於鄭每月皆來也

注藝法制　正義曰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二者並非正訓杜以藝爲經藝故爲法制也貢有法制定數得求無限則不可共也

貢獻無極

正義曰極謂限極無極謂無已時　諸侯至瀆乎　正義曰言諸侯若來討鄭其可不由子輕易晉乎　貳偷至暇討　正義曰政出多門則其情不一情既不一則各懷苟且各自苟且免於目前無人爲國遠慮也爲此二心爲此苟且不有閒暇何暇來討鄭乎　使狄人守之　正義曰有北狄之人從晉師來會故使狄人守因猶如長岸之戰楚使隨人守舟　注蒲伏至取飲　正義曰蒲伏即匍匐也說文云匍手行也匐伏地也詩陳后稷之初生云誕實匍匐令司鐸射竊往飲季孫之所似小兒伏地而手行也冰是箭筩之蓋相傳爲然本作此器以蓋箭筩脫而用之可以取飲此以壺盛飲用此冰以飲之　無爲爲善矣　正義曰子產言我此日行善唯子皮知之今子皮既卒無人知我之善故云無爲更須爲善矣　詩云至禮也　正義曰此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詩云樂只君子以其能爲邦家之基也今子產是君子之人所求樂者也仲尼且復言曰盟主會合諸侯限藝貢賦之事使貢賦有常是爲禮

也盟主制定貢賦是爲得禮則子產爭之不爲有失嫌爭競無禮故以禮明之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而歸爲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疏晉荀至鮮虞　正義曰上云悉起得有上軍在者晉侯從平丘會還行至著雍聞鮮虞不警遂使荀吳侵之非從本國而去故云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也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

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隱大子之子盧歸于蔡禮也隱大子大子有也盧蔡平侯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謚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者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疏】注得安民之禮　正義曰此乃遷動而云安者以狐死首丘人生戀舊往被靈王偪徙元情悉眷故居平王今復從其所欲民心獲安故云得安民之禮也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

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

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三月

曹伯滕卒無傳四同盟疏注四同盟　正義曰曹伯負芻以襄十八年冬十月卒則武公立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皆魯曹俱在是四同盟也夏

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爲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疏注以禍至惡之　正義曰莒是小國其卿多不備禮唯莊僖之世有莒慶見經爾來唯牟夷以竊地故書此外更無見者今意恢非卿亦書故解其意云云釋例曰禍莫大於專國有家禍莫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爲亂見殺者亦皆書之不必繫於爲卿故公子糾意恢以公子見書於經是解非卿而書之意也諸公子大夫被殺而書名皆是惡之文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爲尊晉罪已尊晉罪已禮也禮脩己而不責人

疏注以舍至罪已正義曰一命大夫經書爲人以卿之貴得備名氏若有罪過宜貶黜者他國之卿則稱某人魯卿不得自稱魯人有罪則貶去其族族去則非卿此舍意如之族是爲罪已也季孫本實伐莒晉人討而執之故今歸魯荷晉恩德罪已亦以尊晉故云尊晉罪已也文二年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稱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袁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注云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也此貶意如以尊晉其事與彼同也此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直云尊晉不言罪已俱是去族傳文不同者釋例曰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罪見執宜存罪已婼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

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若然季孫見執爲魯有罪矣而往年公不與盟注云非國惡故不諱者魯實伐莒取郠若以伐莒責魯魯則無辭而兼受邾人之訴妄稱朝夕伐我爲此不與公盟故言非國之惡其執季孫不是無罪也子服惠伯云寡君未知其罪而執其老者拒晉之怨辭耳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僞癈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

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子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子韓晳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疏注二人南蒯家臣　正義曰世族譜司徒老祁爲一人慮癸爲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

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杜以下句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 注君謂季氏 正義曰費是季氏之邑南蒯只是季氏家臣此南蒯之下羣臣還欲歸邑季氏知君謂季氏 注南蒯至實也 正義曰經書叔弓圍費則歸費亦應書經經不書歸故解其意也南蒯雖以費叛降齊費人不從未專屬齊叔弓圍費齊人不救是其未專屬齊也二子逐蒯而費復其舊便是本未去魯故經不書歸費是二子自以費歸非齊人來歸也齊人因其自歸而使文子致邑旅恩於魯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分貧振窮 分與也振救也 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 救災患宥孤寡 寬其賦稅 赦

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禮新叙舊新舊羈旅也祿勳合親勳功也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疏夏楚子至物官　正義曰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玄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爲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料簡人丁之彊弱於宗丘之地集而簡之且即慰撫其民也大體貧窮相類細言窮困於貨貧者家少貨財窮謂全無生業分財貨以與貧者授生業以救窮者孤弱幼少無父母有賜與以長成之老疾乏之於藥膳有饋餼以養

青之孤介特獨者收斂之不使流散有水火之災寇盜之
患者救助之孤子寡妻寬其賦稅雖有罪戾原情可恕者
赦放之姦邪慝惡爲民害者誅治之賢才淹滯未蒙任用
者擧用之外人新來者禮待之舊人未用者進敍之施祿
表功勳使有功必得祿也和合其親戚使宗族皆相親也
任賢良以職事使野無遺賢準事能以任官皆令才職相
當不使違方易務此皆撫民之事也　注上國至楚地
正義曰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
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以水皆東流西方居
上流故謂之上國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
相見也　注分與也振救也　正義曰分減富者之財以
與貧者則分爲施與之名故分爲與也窮者全無生業或
授之田宅賜之器物以救濟之　注介特至流散　正義
曰傳稱一介行李逢澤有介麋焉則介亦特之義也介特
謂單身特立無兄弟妻子者無所附著或將轉移故聚之
令有附依不使流散　注寬其賦稅　正義曰原戾以宥

爲寛赦其罪杜以下云赦罪戾則此宥非寛罪故以爲寛
其賦稅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
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也皆有常餼然則孤寡常有餼賜本無賦稅而云寛
賦稅者正以不責賦稅即是寛之也孤寡之貧者有餼賜
能自給者免賦稅文雖不言鰥獨宥與孤寡必同　注物
事也　正義曰任良謂選賢而任之也物官謂量事而官
之也賈逵云物官量能授官也鄭衆云物官相其才之所
宜而官之是也　息民五年　正義曰謂從此簡兵之後
息民不征既滿五年而後用師征伐是爲禮也即十九年
城州來以挑吴是也案十七年與吳戰于長岸未滿五年
而云息民五年者平王之意息民五年長岸之戰吳來伐
楚被伐不可不戰雖戰非王本心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
感　郊公著丘公子　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

輿庚輿莒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

輿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

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

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爲下冬殺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

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

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

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鄖公辛冬十二月

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絜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己所荅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

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餉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己〉猶義也夫〈三罪唯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疏 注邢侯至楚人 正義曰巫臣雍子皆故楚人也襄二十六年傳稱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則鄐是雍子之田也邢侯巫臣之子而得與之爭鄐者孔晁注晉語云邢與鄐比爭疆界 叔魚攝理 正義曰晉語云

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孔晁云景伯晉理官叔魚佐之景伯聘楚叔魚專斷　注蔽斷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寇云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蔽之鄭衆云蔽之斷其獄訟也尚書康誥云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孔安國云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皆以蔽爲斷是相傳爲說　乃施至於市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叔向既對宣子邢侯聞之而逃遂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肅注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刻也邢侯已故刻之杜無注當從施也成十七年晉殺三郤皆尸於朝此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　三數至末減　正義曰三度數叔魚之惡不爲薄輕言皆重厚極言之也三者即下云數其賄也稱其詐也言其貪也是也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縈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　注三惡暴虐頗　正義曰尚書武王數紂之罪泰誓云敢行暴虐牧誓云俾暴虐于百姓

武成云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然則暴是亂下之稱虐是殺害之名大同而小異　注三罪至疑之　正義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失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謂叔向非是義也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今知不然者義者於事合宜所爲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故書云直而溫若直而無溫則非德非義是義之與直二者不同故上傳云義也夫此傳云猶義也夫於義之下並云夫夫是疑怪之辭故杜以爲非義裁可謂之直矣故仲尼云叔向古之遺直不云遺義是直與義別劉以直義爲一而規杜氏非也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無傳未同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　疏　有事至卒事　正義曰有事謂

有祭事于武公之宮廟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祭禮鼎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　注略書至立之　正義曰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彼皆書禘此傳言禘于武公則亦是禘不書爲禘而言有事者此經所書不論禘祭是非略書有祭事者本爲叔弓卒起也止爲叔弓之卒須道當祭之時所書不爲禘也釋例曰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是言叔弓之卒非常故書之也釋例又云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皆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即如例言

三年一禘若計襄公之薨則禘當在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此年非禘年也若計齊歸之薨則禘當在十三年十六年此年亦非禘年也而云祭雖得常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是言于武宮者時之所為實非禘年用禘禮此實非常但經之所書唯識莊公之速其餘不復識耳既不以為識即是得常故云祭雖得常叔弓為非常也武宮者魯武公廟毀已久矣成六年復立之遂即不毀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玄云此二廟象周有文武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是魯以武公為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不于大廟亦非常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其在涖事乎涖臨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爲之去樂

疏戒百官　正義曰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此戒百官亦謂戒之令齊故杜云齊戒言是齊之戒也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

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是將祭必齊祭前豫戒之也

注祲妖至氣也　正義曰周禮有眡祲之官鄭玄云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其職掌十煇之法一曰祲二曰象鄭衆云煇爲日光氣也然則祲是陰陽之氣相祲之名日光之氣有名爲祲祲之所見非獨見於日光故直云祲妖氣也梓慎唯言見祲不言祲之所在爲祭而言故疑云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月令云氣霧冥冥則氛亦氣也以言喪氛故以氛爲惡氣也見赤黑之祲以爲喪氛則赤黑是喪象梓慎有以知之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云云　其在涖事乎　正義曰既見喪氛又言喪之所在其在涖事之人乎意疑涖事者當其咎也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

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請求上位 又謂其上之人 蔡人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 非不欲善吳 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 言其多權謀 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

楚疏在下位辱正義曰言在下位可恥辱也服虔以辱從下讀訓之爲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妄也二三子莫之如也正義曰言二三子無如吳之見信然而至異也正義曰然此朝吳於事必豫前知其爲人之有異於餘人也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大子壽之母也傳爲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

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

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見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

【疏】好惡至所適　正義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不有愆過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　獲一邑而教民怠　正義曰若不受其降民皆一心事其本國不敢怠惰以叛其主今若受其降人便是許

其叛主則是教我國人令其外叛是雖獲一邑而教民惰
情不守死事君是所得少所失多　鼓人至吾君　正義
曰言令不聽降叛使鼓人能事其君也教民不息是我亦
能事吾君也　注知義至示義　正義曰知義所在在於
事君不息情不苟求生也十七年荀吳詐祭于雒以滅六
渾二十二年負甲僞糴以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
者此時荀吳自度己力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令既得免故往謝之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

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為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
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
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鏚鉞秬鬯鏚斧也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
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
賞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
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以文章旌旗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

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

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年王室（疏）注魯壺魯所獻壺樽　正義曰周禮司尊彝
亂傳　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鄭玄云壺者
以壺爲尊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
禮法有以壺爲樽　拜戎不暇　正義曰數爲戎所侵陵
拜謝戎師不有閒暇　注參虛至分野　正義曰實沈之
次晉之分野上繫參之虛故云參虛　注鏚斧至香酒
正義曰廣雅云鏚鉞斧也俱是斧也蓋鉞大而斧小大公
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尚書牧
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以黃金飾斧是鉞以金飾
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周禮有鬯人之官鄭玄云鬯釀秬爲
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是鬯爲香酒也賜之鏚鉞者使之
專殺戮也賜之秬鬯者使之祭先祖也王制云諸侯賜弓
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詩陳宣王賜
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　撫征東夏　正義
曰服者撫之叛者征之晉於諸夏國差近西故令主東夏
福祚至焉在　正義曰言福祚之不在叔父此福祚更焉

所在乎言其不在他也登陟即是在之義也　注孫伯黶
世祖　正義曰孫伯黶爲晉之正卿世掌典籍有功故因
籍氏是籍談九世祖也其九世之次世本云黶生司空頡
頡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
少衰衰生司炎大伯伯生候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
秦是也九世之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鄭子以少
皡爲高祖意與此同　注辛有至其後　正義曰僖二十
二年傳曰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則辛有平王時人
也此王因籍說董言晉國唯有籍董二族世掌典籍　籍
父其無後乎　正義曰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
於潞獲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　王其至謂終　正義
曰言王其不得以壽終乎言將天命而橫死也吾聞之心
之所樂必卒於此焉今王在憂而樂是爲樂憂也亦既樂
憂必以憂卒若性命之卒以憂而死不可謂之終也言以
憂死是不終其天年也　注天子至年喪　正義曰喪服
斬衰三年章內有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

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內有夫爲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玄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記言君者主謂諸侯而天子亦與妻爲喪主也然則妻服齊衰期耳而傳以后崩大子卒爲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期章內有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於是至喪也　正義曰弔喪送葬之賓不合與之宴樂王於是乎以喪賓共宴樂又求常寶之器在憂而爲此樂其爲樂憂甚矣且求器又非禮也諸侯有常器之來獻王者[illegible]稱嘉功之由諸侯自有善功乃作常器以獻其功獻非[illegible]喪也言王不可責喪賓獻器也

三年至非禮　正義曰遂由申也竟也其意言三年之喪雖貴爲天子申當申遂其服使終日月乃是禮也除喪大速是非禮也王雖不能遂竟其服猶當靜嘿而已不宜宴樂而宴樂以早亦非

禮也　注天子至不遂　正義曰禮葬日爲虞既虞之後乃爲卒哭之祭喪服傳稱成服之後晝夜哭無時既虞之後朝夕各一哭而已卒哭者謂卒此無時之哭故鄭玄士喪禮注云卒哭虞後祭名始者朝夕之閒哀至即哭至此祭止唯朝夕哭而已傳稱既葬除喪譏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杜云卒止也止哭與鄭不同若如此言除喪當在卒哭而上下杜注多云既葬除喪者以葬日即虞虞即卒哭卒哭去葬相去不遠共在一月葬是大禮事書於經故成君以否皆舉葬言之　注言今至禮也　正義曰王不能遂服乃與喪賓宴又失禮也以其喪服將終凡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溫又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　禮王之大經　正義曰經者綱紀之言也傳稱經國家經德義詩序云經夫婦中庸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言禮是王之大經紀

也服虔云經常也常所當行也　言以至用之　正義曰人之出言所以成典法也典法所以記禮經也王一動而失二禮忘己大經矣而多爲言語舉先王分器之典將爲用之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疏　楚子至殺之　正義曰四夷之名在西曰戎春秋之時錯居中國杜言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則是內地之戎在楚北也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彼書楚子之名此不書楚子名者彼注云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此非蠻人所告蓋楚人不以其君名告故不得書其名也公羊傳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言其不足疾更是深責之也賈逵云楚子不名以立其子二說異於杜也蔡侯般書名蠻子不名者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或名

不名從所赴之文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諱以取鄆故也公爲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疏公在至之也　正義曰禮君不在國則守國之臣每月告廟云公在某處釋君不得親自朝廟之意若於歲首不在則或史書之於策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此年正月公在晉計亦應告廟書策但爲晉人執止公不以被執告廟故史不書諱之

齊侯伐徐疏齊侯伐徐　正義曰虛春經文者經在楚誘戎蠻上

傳依經文故先舉之下有徐人行成之事非虛舉但行成在誘蠻後故先敘次舉經於上爲下徐人行成起本也不下此經文就徐人者出自史意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疏 楚子至禮也 正義曰蠻子雖與楚舊交元無誠信故云與蠻子之無信也誘而殺之誠爲不可楚能復立其子大勝遂滅其國據其殺父立子猶爲非禮故禮之也大舜之刑也鯀殛而禹興周公之誅也放蔡叔而立蔡仲是立子爲得禮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

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禦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詩小雅戾定也肆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

【疏】詩曰至謂乎　正義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也周家舊為天下所宗今既衰滅矣其亂無所止定也執政大夫離散其居與人各異心無

有知我民之勞苦者其是此事之謂乎言今晉衰微不能止亂晉之諸卿異心不憂民之勞苦如詩人之所云三

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御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

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為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

産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大也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

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

求也令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

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

周鄭本在周畿内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

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

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

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

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己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己令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子大叔拜謝宣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荅之所以晉鄭終善

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詢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

請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孔張至縣閒

疏正義曰諸侯享賓之禮云唯有公食大夫禮存耳其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玄云左西方賓位也又云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鄭玄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也享食事俱在廟鄭玄饗食並言則享位亦當然也孔張後至蓋賓入廟門乃始來至當從大夫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於客閒賓入未升階立于西方孔張入客行閒也執政禦之適客後張乃移立於客之西也又禦之適縣閒適鍾磬樂肆之閒也大射禮者亦諸侯之禮也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張初立客間已在西方被禁適客後又益西也又被禁適縣間並又復益西入於頌磬鐘鎛之間也　幾爲至陵我　正義曰幾度爲之笑而不於我加陵言數被笑必陵侮我也服虔云幾近也孔張失位近爲所笑近者未至之辭客已笑訖何言近也　注緣事至偏頗　正義曰事有相類眞僞難明緣此事類以致偏頗雖非故心亦爲罪也服虔讀類爲纇解云頗偏也纇不平也　會朝之不敬　正義曰此孔張失位則是於朝不敬而子產不以爲恥者此謂出外會朝大國非謂在本國故注云謂無禮敬大國之心　使命之不聽　正義曰謂若伯有使子皙如楚不肯行是也　注子孔至之政　正義曰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傳曰子孔當國至十九年鄭殺子孔　注卿得至於家　正義曰士以上皆得立廟則孔張雖是大夫亦得立廟而云卿得立廟者以子孔是卿故以卿言之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

爲大祖案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
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大
祖也　注受脤至祭也　正義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
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飾祭器之屬也蜃之器以蜃飾因
名焉鄭衆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蜃爲器名祭肉盛之
脤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爲脤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脤
歸脤故知受脤爲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以肉
歸於公也故周禮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在下
之祭有歸脤之義又傳有成子受脤于社前代諸儒皆以
脤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故違傳證以破
先儒以爲脤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
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脤於公者謂大
夫奉君命以戎事禡祭於社故杜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
謂家祭也　注其祭至君祭　正義曰謂鄭伯其祭在先
君之廟孔張有助祭著位在廟中以有事爲業言其所掌
有常也服虔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案周禮

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　注玉環至爲雙　正義曰下云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知環是玉環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云好孔也肉邊也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是環亦璧之類也言其一在鄭商則其一在韓子知其同工共朴相與爲雙故韓子欲得而雙之　僑聞至之患　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爲難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爲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宜患家無賄也僑聞爲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爲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宜患事晉之難也下句自大國之人至則失位矣此覆無禮定位也自若韓子至獨非罪乎此覆無令名也此辭一爲韓子一爲鄭國故再言僑聞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叛解云字

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然則鄭人豈憂養小國乎尚
未能難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且字爲愛不爲養也
吾且至位矣　正義曰若晉之大夫求無不獲則鄭國乃
爲晉之邊鄙之邑不復成國謂失國君之位矣　出一王
以起二罪　正義曰一共一否爲鄭國之罪也貪淫爲韓
子之罪也　注鋭細小　正義曰說文云鋭芒也鋒芒尖
故爲細小言得利小也服虔云鋭折也鋭是鋒芒不得爲
折　買諸至商人　正義曰賈人即商人也行曰商坐曰
賈對文雖別散則不殊故商賈並言之　注鄭本至人俱
正義曰世本云鄭桓公封棫林即漢之京兆鄭縣是也本
在周之西都畿内也鄭語稱史伯爲桓公謀使桓公寄帑
與賄於虢鄶之國桓公從之其子武公遂滅虢鄶而國之
當桓公東遷帑賄之時并與商人俱來也　毋或匄奪
正義曰六年傳稱楚公子棄疾之過鄭也不強匄則匄是
乞也乞則可也唯不得強取耳此言毋或匄奪亦謂不得強
匄乞奪取也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也此

句亦有取與此傳言句謂取也鄭書稱祖篤句民謂與民強奪商人　正義曰上云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偪之其買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緩二罪　正義曰謂晉失諸侯鄭爲邊邑　注餞送行飲酒　正義曰詩云飲餞于禰毛傳云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　野有蔓草　正義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其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注云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好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　注言鄭至韓子　正義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釋訓云之子者是子也斥韓子也鄭玄云己語辭也舍猶處也渝變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類也釋訓云美士爲彥言一邦之美士以美韓子也　注褰裳至他人　正義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其詩云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注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

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
涉溱水性告難也又云子不思我我豈無他人注云言他人
者先鄭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注是褰裳　正義曰是猶
此也子之言此褰裳之詩也不有是告他人之事其能終
相善乎　風雨　正義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
不改其度焉其詩云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注云風且雨淒
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
節度又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注云胡何也夷説也思而
見之云何而心不説　注詢美且都　正義曰詢信也都
閑也言信美好且閑習於威儀是愛樂宣子之志　蘀兮
正義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其詩云蘀兮
蘀兮風其吹女注云蘀槁也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
落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又云叔兮伯
兮倡予和女注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羣臣無其君而行
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
我將　正義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云儀式刑文王之

典曰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注云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公至自晉晉人聽公得歸　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疏】將因至卑乎　正義曰言將因是君幼弱以習奢傲之事既習奢傲實以爲常常行輕君之禮能無卑乎　秋八月晉昭公卒爲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　斬

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身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疏　注大辰至故書　正義曰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

爲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謂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彗爲篲帚也言其狀似埽篲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書之傳稱孛于大辰西經直書于大辰者雖在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之內故直云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疏注吳楚至楚地

正義曰傳稱大敗吳師又云大敗楚師是兩皆大敗也縱使兩皆來告無肯自云自敗者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傳稱令尹陽匄則是楚之貴臣而云楚人者楚人恥其敗以賤者告也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

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荅采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荅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疏采叔正義曰采叔刺幽王慢諸侯也云采叔采叔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注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　菁菁者莪正義曰菁菁者莪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不有至久乎　正義曰言不有學問之人以治其國其國能長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

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

日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疏注禮正至請之　正義曰陰陽之氣運行於天一消一息周而復始十一月建子爲陽始五月建午爲陰始以易爻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陰消至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爲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從建午之後每月一陰息一陽消至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並盛是爲純坤之卦正陰之月也此年六月日食是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禮正陽之月日食諸侯當用幣於社故魯之祝史依禮

法請所用之幣　昭子至禮也　正義曰昭子雖不言正月而云日食之禮明此月即是正月也文十五年傳與此昭子之言正同是正法有此禮也殺牲盛饌曰舉故天子不舉謂去盛饌也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繫土而主陰氣也則社是羣陰所聚論語云鳴鼓而攻之伐鼓者是攻責之事故爲責羣陰亦以責上公也二十九年傳曰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爲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亦所以請羣陰請令勿侵陽也然伐鼓於社云責羣陰用幣於社云請上公社文是一二注不同者以天子之尊無所不責故云責羣陰也諸侯南面之君於諸侯之内唯請上公故云請上公也　平子至則否　正義曰平子聞有此禮而不知正月是周之六月故止其請幣仍説正禮慝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故謂陰爲慝五月陰始生故四月陰未作也平子亦不識慝爲陰義故語雖得禮而心不肯從平子蓋以正月爲歳首之月故云其餘則否　大史曰在此月也　正義

曰大史以平子不識正月故爲辨之所言原未作所以示
伐鼓用幣之禮正當在此月也因爲說日食之禮引夏書
以證之　注降物素服　正義曰降物謂減其物采也昏
義曰日食則天子素服知百官降物亦素服也古之素服
禮無明文蓋象朝服而用素爲之如今之單衣也近世儀
注日食則擊鼓於大社天子單衣介幘辟正殿坐東西堂
百官白服坐本司大常率官屬繞大廟過時乃罷　樂奏
鼓　正義曰樂奏鼓與下瞽奏鼓一也樂謂作樂之人卽
瞽矇也奏訓進也孔安國尚書傳云瞽樂官樂官進鼓則
伐之故杜云伐鼓也其日食云或有王社親伐鼓之時故
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鄭玄
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日食王有親鼓之時也　故夏
至人走　正義曰此尚書胤征文也彼云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彼季秋日食亦以此禮救之傳言唯正月朔日
食乃有伐鼓用幣餘月則否引夏書而與夏書違者蓋先
代尚質凡有日食皆用鼓幣周禮極文周家禮法見事有

差降唯正陽之月特用鼓幣餘月則否　注逸書至則食

正義曰杜以爲止謂之集故訓集爲安也孔安國云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與杜少異　注車馬至備也　正義曰杜以馳是馬疾行故云車馬曰馳步曰走孔安國云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嗇夫於周禮無文鄭注覲禮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則官屬司空庶人在官者胥徒之屬使之取幣而禮天神也衆人走共救日食之百役也嗇夫取幣未必馳車蓋馳走相對變其文耳言禮天神者謂天子之禮傳無天子禮天神之事文不具

不君君矣　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君也劉炫云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　少皡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　郯子曰吾祖

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皡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大皡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

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敎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敎民事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皥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

脩其職也傳言　注少皥至名官　正義曰帝系云黃
聖人無常師　疏　帝生玄囂也史記云黃帝正妃生二
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言降
居江水謂不為帝也此傳言其以鳥名官則是為帝明矣
故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皥黃帝之子代黃帝
之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少皥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晉語
稱青陽與黃帝同德故為姬姓黃帝之子十四人為十二
姓其十二有姬有己青陽既為姬姓則己姓非青陽之後
而世本己姓出自少皥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可委悉耳
注黃帝至官也　正義曰史記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名曰
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
為姬姓是姬姓之祖也以少皥氏之立有鳳鳥之瑞而以
鳥紀事黃帝以雲紀事明其初受天命有雲瑞也雲之為
瑞未能審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
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
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

以雲紀事黄帝雲瑞或當是景雲也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即是以雲紀綱諸事也雲爲官名更無所出唯文十八年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疑是黄帝時官故云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注炎帝至百官　正義曰帝系世本皆爲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譙周考古史以爲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非杜義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爲姜姓是爲姜姓之祖也火之爲瑞亦未審也　注共工至名官　正義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此傳從黄帝向上逆陳之知共工在神農前大皡後也水之爲瑞亦未審也　注大皡至命官　正義曰月令孟春云其帝大皡易下繫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即大皡身號伏羲代號也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風姓也實司大皡知大皡是風姓之祖也龍之爲瑞亦未審也此黄帝以上四代用雲火水龍紀事其官之名必用雲火水龍爲之但書典散亡更無文紀其名不可復知故杜不復委說唯有縉雲見傳疑是黄帝官耳服虔云黄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

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大暭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此皆事無所見苟出胸臆少皞鳥紀不以五方名官焉知彼四代者皆以四時五方名官乎以縉爲赤色則云夏官爲縉雲焉知餘方不更爲之目而直指青黃爲名也以天文有大火鶉火即云春爲大火夏爲鶉火其餘何故直以西北名火也此皆虛而不經故不可采用　注鳳鳥至之官　正義曰釋鳥云鶠鳳其雌皇則此鳥雄曰鳳雌曰皇說文云鳳神鳥也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見則天下大安寧運斗樞云天樞德見則鳳皇翔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鳳皇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提象鳳巢阿閣白虎通云黃帝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終身不

去諸書皆言君有聖德鳳皇乃來非鳳皇知天時也歷正主治歷數正天時之官故名其官爲鳳鳥氏也當時名官直爲鳥名而已其所職掌與後代名官所司事同所言歷正以下及司徒司寇工農之屬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言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　注玄鳥至分去

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鳦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至之日是一名玄鳥也或單呼爲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　注伯趙至至止　正義曰釋鳥云鶪伯勞也樊光曰春秋云伯趙氏司至伯趙鶪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此鳥以夏至來鳴冬至止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至也月令仲夏之月鶪始鳴蔡邕云鶪伯勞也一曰伯趙應時而鳴爲陰候也詩云七月鳴鶪者鄭玄云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王肅云十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

注青鳥至夏止　正義曰青鳥鶬鴳爾雅無文先儒相傳

説耳立春立夏謂之啓此鳥以立春鳴立夏止故以名官
使之主立春立夏　注丹鳥至屬官　正義曰釋鳥雉之
類有鷩雉樊光曰丹雉也少皡氏以鳥名官丹鳥氏司閉
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周禮王享先公服鷩冕郭璞
曰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項緑色鮮明是解丹鳥
爲鷩雉也立秋立冬謂之閉此鳥以秋來冬去故以名官
使之主立秋立冬也分至啓閉立四官使主之鳳皇氏爲
之長故云四鳥皆歷正之屬官也　注祝鳩至教民　正
義曰釋鳥云隹其鳺鴀舍人云隹一名夫不今楚鳩也樊
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隹其夫不孝故爲司徒
郭璞曰今鵓鳩也詩云翩翩者隹毛傳云鵻夫不也一宿
之鳥鄭玄云一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又云夫不鳥之
慤謹者人皆愛之則此是謹慤孝順之鳥故名司徒之官
敎人使之孝也　注鴡鳩至法制　正義曰釋鳥云鴡鳩
王鴡李巡云王鴡一名鴡鳩郭璞云鵰類今江東呼之爲
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則鴡鳩是

鷙鳥擊之鳥又能雄雌有別也司馬主兵又主法制擊伐又當法制分明故以此鳥名官使主司馬之職　注鳲鳩至水土　正義曰釋鳥云鳲鳩鴶鵴樊光曰春秋云鳲鳩氏司空心平均故爲司空郭璞曰今之布穀也孫炎曰方言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陸璣毛詩義疏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則布穀是鳲鳩明矣而揚雄云鳲鳩是戴勝也今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雄言非也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是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尚書舜典云伯禹作司空帝曰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是司空主平水土也　注爽鳩至盜賊　正義曰釋鳥云鷹鶆鳩樊光曰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鷹鷙故爲司寇郭璞曰鶆當爲爽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鷹是鷙擊之鳥司寇主擊盜賊故爲司寇　注鶻鳩至司事　正義曰釋鳥云鶌鳩鶻鵃舍人曰鶻鳩一名鶌鵃今之斑鳩也樊光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鶌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

拂其羽郭璞云今江東亦呼爲鶻鵃似山鵲而小短尾青
黑色多聲即是此也舊說及廣雅皆云班鳩非也所論班
鳩鳴鳩雖有異同其言春來冬去舊有此說國家營事鳩
治器物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以此鳥名司事之官也司
事謂營造之事於六官皆屬司空此司空司事各爲一官
者古今代異猶如舜典司空與共工各爲一官也 注鳩
聚至爲名 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治民尚其集聚惡其
流散故以鳩爲官名欲其聚斂民也 注五雉至羣雉
正義曰釋鳥雉之屬十有四其說四方之雉西方曰鷷東
方曰鶅南方曰翯北方曰鵗舍人曰釋四方之雉名也杜
言四方之雉唯南方不同也釋鳥又云鸐山雉樊光曰其
羽可持而舞詩云右手秉翟郭璞云長尾者爾雅之文翟
與翯別而賈逵亦云南方曰翟雉則先儒相傳爲說杜從
之也釋鳥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李巡
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曰翬孫炎曰翬雉白質五采
爲文也傳言五雉必取五方伊洛土之中區明其取翬雉與

四方之雉爲五也賈逵云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曰翬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樊光注爾雅四方之雉配工亦與賈同唯翬雉不配工耳案賈樊所言之工出於考工記耳而考工記更有刮摩之工凡有六工非唯五也且記是後世之書少皡時工未必如記所說又以工配雉無所馮據不可采用故杜不言 利器至民者 正義曰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故以雉名工 正之官使其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所以平均下民也樊光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 注扈有至民事 正義曰釋鳥自春扈鳻鶞至宵扈嘖嘖凡七扈其文相次與此注正同李巡總釋之云諸扈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唶唶嘖嘖鳥聲貌也郭璞曰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藍青色釋鳥又云鴳鳸老扈鴳桑扈竊脂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扈下屬解云鴳一名鳸老鴳一名扈扈雀也唯樊光斷鴳

鳸爲何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爲下屬唯鴳不重耳李巡云竊脂一名桑扈郭璞曰俗謂之青雀背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鄭玄詩箋云竊脂肉食陸璣毛詩義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筩中膏故以名竊脂也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案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猫魋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共唶唶嘖嘖則聲音爲之名矣其春扈鳻鶞樊光云鳻鶞言分循也春扈分循二土之宜乃以人事名鳥其義未必然也爾雅老扈鴳字不重賈服皆云鷃鷃亦聲音爲名也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

賓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
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
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爲官遂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然則
趣民耕耘及收斂蓋藏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誥號令之
其爲果驅鳥爲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
室爲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
野濟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杜云以
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以舊說不可采用
又不能知其職掌故末言之　自顓至故也　正義曰傳
言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鳳鳥以初立時至也因其
初立而有此瑞鳥遂即以鳥紀事雲火水龍亦以初立而
有此瑞府之以紀庶事自顓頊以來初立之時旣無遠瑞
不能紀以遠而乃紀於近天瑞遠民事近爲民之師長而
命其官以民事則爲不能致遠瑞故　注年二十八　正
義曰沈文何云襄三十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
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　失官學在四夷　正義曰王肅

云郯中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學在四夷疾時學廢也郯少皡之後以其世則遠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禮不如郯故孔子發此言也失官爲所居之官不脩其職也仲尼學樂於萇弘問禮於郯子是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

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戒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

（火出乃布散爲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

（象而微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隨火沒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

然也）火出於夏爲三月（謂昏見）於商爲四月於周爲

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

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

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

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天漢水也

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爲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疏注夏之至天漢

正義曰星孛文在冬下經傳皆無其月但冬以十月爲初故以夏之八月解之也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於東方之時在角星之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之間於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　彗所至新也　正義曰彗埽箒也其形似彗故名爲箒所以埽去塵彗星象之故所以除舊布新也言此星見必有除舊之事　今茲至而伏　正義曰梓愼云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當時火出之時而彗星已見是隨火而行也今年火星之出而彗星章明是彗漸益長未即消滅必當火入之時與火俱伏也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更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更火字　注得天正　正義曰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爲四時歲以建寅爲正則斗柄東指爲春南指爲夏是爲得天四時之正也若殷周之正則不得正　宋大辰之虛　正義

曰虛者舊居之處也陳爲大皡之虛鄭爲祝融之虛衞爲顓頊之虛皆先王先公嘗居此地謂之虛可矣大辰星名非人居也而亦謂之虛者以天之十二次地之十二域大辰爲大火之次是宋之區域故謂宋爲大辰之虛猶謂晉地爲參虛　水火之牡　正義曰獸曰牝牡牡是雄也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　注丙午至勝火　正義曰丙是火日午是火位壬是水日子是水位故丙午爲火壬子爲水水火合而相薄則是夫妻合而相親親則將行其意或水從火或火從水但彗在大辰爲多及漢爲少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此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　若火至壬午　正義曰劉炫云丙子壬午雖俱是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內先言者彊若火入而伏則逮秋至春歷大陰水用事雖同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也劉炫雖爲此釋杜既無注其壬午之事理則未詳　注瓘珪至禳火　正義曰瓘是玉名此傳所云皆是成就之

器故知璀是珪也畢是爵名王字在畢瓚之間知畢亦以玉爲之故云畢玉爵也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國語謂之鬯瓚鄭玄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玄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鄭玄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瓚爲勺共祭祀之器也禆竈欲用此三物以禳火

吳伐楚陽匃爲令尹卜戰不吉陽匃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
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
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
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
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
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須與吳人
異形狀詐爲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
夜從之師吳師也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

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疏 卜戰不吉 正義曰陽匄心不決死戰必殺將將死是不吉也司馬子魚志在必死不以將死爲凶故卜之得吉敗吳之後吳人敗之終是不吉 注穆王曾孫 正義曰依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 注隧出入道 正義曰守舟者雖環而塹之塹猶不合有出入之路故蕭路置火以防吳人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九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